

二、麥都思《福建方言字典》的價值

麥都思《福建方言字典》

簡介

書名：Dictionary of the Hok-kèè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ccording to the Reading and Colloquial Idioms.

作者：麥都思 (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

著作時間：July 29th 1831.

出版時間：June 1, 1837.

出版處：Batavia.

印刷處：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Maccao, China.
(英國東印度公司)

內容：

1. Advertisement. (小啟)
2. Preface. (前言)
3. A Short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Account of the Province of Hok-kèèn. (福建簡史與統計資料)
4. Remarks on the population of Hok-kèèn (福建人口論)
5. Of the Divisions and Subdivisions of Hok-kèèn. (福建的府縣)
6. On the Orthography of the Hok-kèèn Dialect. (福建方言拼音法)
7. Table of the Sound in the Hok-kèèn Dialect. (福建方言聲韻表)
8. On the Conjunction of Initials and Finals. (聲母與韻母結合表)
9. A table of the Initials and Finals of the Hok-kèèn Dialect with the Method of Joining them. (十五音與五十字母結合法)
10. On the Tones (論聲調)
11. A Table, Exhibiting the fifty Joō-boé 字母 jē boé, as Divided

into eight Tones. (五十字母與八音結合表)

12. 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olloquial and Reading Dialects. (論文白異讀)

13. 本文。

14. An Index of the Characters which occur in the Dictionary Arranged According to the Radicals. (漢字索引)

1. 著作緣起

1.1 前言

麥都思 (W.H.Medhurst) 的這本《福建方言字典》是目前所見最早的一本閩南語字典。序言 (Preface) 所署時間是 1831 年 7 月 29 日，可斷為著作完成時間。據衛三畏 (S.W.Williams) 所言，本字典開始排版於 1831 年，但封面所署時間是 1832 年，大概 1832 年是英國東印度公司出版部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排到封面的時間。卷首小啟 (advertisement) 署年 1837 年 6 月 1 日，應當是印刷完成正式出版之前所寫文章，故可斷定 1837 年為正式出版年代。易言之，從著作完成到正式出版，經過六年的時間。其間因 1834 年英國東印度公司解散，排到 320 頁時不得不中止。1835 年麥都思到廣州接替馬禮遜遺職，募了一些資金才完成印刷。整個排版過程中麥都思都不曾參與校對，所有校對工作由馬禮遜父子負責，因校對不精，錯誤不少。

1.2 編纂

麥氏在序言中自稱編纂這本字典時未曾到過中國。他東來前學的是官話，但當他到了馬來亞，才發現絕大多數的華僑都不懂官話，五百人的中下層民眾沒有一人懂得十字以上的官話辭彙。1818 年，也就是謝秀嵐出版《彙集雅俗通十五音》的那一年，他開始把興趣轉移到福建話（即閩南話）。1820 年他蒐集了一些詞彙，在麻六甲發表，1823 年他擴充篇幅，送到新加坡，欲由新加坡協會 (Singapore Institution) 資助出版。但原稿一直被束諸高閣，輾轉送到麻六甲、檳榔城，1829 年又原封不動地回到作者手中。在此期間，作者的閩南語有很大的進步，於是增加了數千個漢字，達 12,000 字左右，並在重要詞彙上引用了一些中國古典作為例句，逐字注音，

並翻譯為口語漳州話，交由在澳門的英國東印度公司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 in China) 出版。

1.3 以《十五音》為本

序言中說這本書是以 1818 年所出版的漳州韻書《十五音》(sip gnoé yim) 為藍本。他注意到福建話的口語和書面語有極懸殊的差異。十五音以紅字表讀書音，以黑字表白話音，在這本書中則以羅馬字體 (roman letters) 表讀書音，以意大利字體 (italics) 表白話音。依筆者檢索一過，發現這本書和《十五音》一樣，是以文讀音為主，以白話音為輔，若有文白同讀（在漳州音為同音，在泉州或潮州不一定同音）則仍歸入讀書音，以羅馬字體表記。

1.4 拼音法和呼音法

序言中說閩南語韻書原以二字（加上聲調當為三字）反切，麥都思將之改為羅馬字。他參考了 Walker 和 Sheridan 的發音字典，而大部份採用馬禮遜所編的官話字典中的拼法。麥都思說：「我所使用的拼音法不一定是最好的，但可以自豪地說是統一的。」

為了說明漳州音的音系和拼音法，他特別設了一章 "On the Orthography of the Hok-kèèn Dialect"（福建方言拼音法 P.P.32-39）就《十五音》（聲母）和「五十字母」（韻母）跟他的拼音法做了對照，並詳細做了音值描寫。

在 "Table of the Sounds in the Hok-kèèn Dialect"，（福建方言聲韻表）一節 (P.P. 39-41) 依照其羅馬字序列出整個漳州音的音節表（不包括聲調）。

在 "On the Conjunction of Initials and Finals"（聲母與韻母結合表）一節 (P.P. 41-97) 中詳細說明閩南語傳統反切法。此種反切法和切韻式反切法不同。切韻式反切法是取上字之聲母和下字之韻母及聲調結合為一新字音，閩南反切法則取上字之韻母和下字之聲

母，另加聲調拼為一新音，是為三字反切法。在本節中，麥都思逐韻說明了聲母和韻母的拼切法。另在 "On the Tones" (論聲調) 一節 (P.P.50-55) 詳細描寫漳州音的調值。在 "A Table Exhibiting the fifty Joō boé 字母 jē boé as divided into eight Tones" (五十字母與八音結合表) 一節 (P.P.56-57) 列出每一個韻的八音呼法。麥都思注意到聲調在閩南語的重要性甚至超過聲韻母 (P.8)。

對傳統閩南反切法的說明，麥都思的這本字典大概是所有文獻中最詳細的了。

1.5 文白異讀

麥都思注意到閩南語文白異讀幾乎分別自成系統的特色，他描寫說：「兩套音讀差異非常大，以致（只）精通於讀書音（他稱為 reading dialect）的人無法了解口語會話；（只）精通口語的人，也不能了解任何一頁書中文章的朗誦，除非事先已經熟讀過了。」因此他特別設了一節 "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olloquial and Reading Dialects" (論文白異讀 P.P.57-64) 將文讀音和白話音逐韻作比較，列出規則的對應和不規則的對應。他並列舉了一些跟文讀音完全沒有對應的白話詞（即俗所謂有音無字的無本字詞素），他認為這些詞素「有一部份可能是由外國傳入，有一部份是在跟中華帝國統一以前就有的福建土語。」

麥都思對文白異讀的概念還不是很清楚，他有兩點混淆。

1. 把義借字當成白話音。文白異讀之中有一部份字音值相差很遠，如（以下左文右白）Ché (tsi²) 紙 chwá (tsua²)，hé (hi²) 許 K'hoé (khou²) 可以算是不規則的對應（依麥都思所訂的對應條例），但如 choē (tsou⁷) 助 chān (tsan⁷)，toé (tou²) 賭 kēáou (kia²) 則只是不同語源的同義詞，並無對應關係，麥都思卻將之視為不規則對應。

2. 把有對應關係的詞素看成無本字。如 chin chē^{nà} (真正)、

tek k'hak (的確) ……很明顯是有本字的。麥都思竟以為無本字。

當然，這種誤解在閩南讀書人中也常發生，麥都思只是承襲閩南人的誤解，而且誤解多一點而已，就整體而言，麥都思已傳承了傳統閩南語書面文字的知識，包括正統漢字和閩南俗字，是不可多得的著作。

1.6 宥於漢字

麥都思這本字典依扉頁上所說，蒐集了約 12,000 字，逐字注出文白音（雖不完全），並舉例解釋。他說他主要參考了馬禮遜所著的官話字典及《十五音》、《康熙字典》(Imperial Dictionary)。但他的解釋較馬禮遜的字典簡略，他解釋為什麼只列出最常用的字義而不列出所有字義的原因，是因為怕使篇幅過度膨脹，他的目的不是要解釋整個 language（指漢語），只是要解釋其中的一個方言（指閩南漳州音）而已。麥都思的觀念其實是閩南讀書人的普遍觀念，閩南讀書人編纂的韻書如《彙音妙悟》、《十五音》都只是為了讓民眾「因音識字」（主要是漢字、兼及閩南俗字）而已，並不是要記錄整個閩南語所有的詞素。麥都思字典中幾乎每一個詞素都有字（漢字或閩南俗字），有許多沒有字的詞素便被忽略了。也可見得麥都思受到閩南讀書人影響之一斑。超脫方塊字的束縛而以口語為主要蒐集對象，必須等到 1873 年杜嘉德《廈英大辭典》的出現。

1.7 重文輕白

麥都思在字典中所舉的例句，大部份都是四書，重要史籍、名詩，很少有現代口語詞句。麥都思解釋說：「（閩南語）沒有一位有名的現代作家，有的只有古文的倣作。」他又解釋為什麼不自己造句的原因，是那樣的句子恐怕不是好的中文，引用不合法或不合習慣的句子可能誤導讀者。他希望日後編一本英漢字典，引用英國作家的句子，譯為中文（當指閩南語而言），以便使讀者分清書面

語與口語的區別（見 P.10）。

麥都思的解釋可能只是遁詞。事實上他的目的並不是編纂一部口語詞典，只是一部以讀書音為主的字典，所以不想引用太多口語詞句（頂多只有極少數俗諺）。並且筆者以為麥都思的造句能力十分有限，這一點從其古句白譯可以發現。他在每句引用的古文句子之前逐字注上文讀音，在句後附上閩南語譯句，所有譯句都是生硬的譯法，不完全合乎口語習慣。

1.8 福建史地簡介

為了讓讀者了解閩南語的地位，麥都思設了一章篇幅甚長的 "Short Historical and Statical Account of the Province Hok-kènn"（福建簡史與統計資料 P.P.13-32），概述福建的歷史、地理、人口、俗說等。關於福建的歷史，麥氏敘述得很簡略，只提到唐末、五代之間的黃巢、王潮、王審知，至於和漳州關係最重大，被漳州人崇拜為「開漳聖王」的陳元光卻隻字不提。

1.9 漳州漳浦音

麥都思這本字典所代表的方言，麥都思在序言（P.10）中已清楚地說明是漳州方言，這一點從他的音系和《彙集雅俗通十五音》的對照就不言可喻。但漳州也有許多方言，到底這本字典或《十五音》代表著那一個方言？依杜嘉德《廈英大辭典》序言（P.8）說，麥都思這本字典「記的是漳州音（更精確的說，是漳浦音）」，從現代方言來看，似乎這種說法八九不離十。

2. 「十五音」的音讀

2.1 《十五音》

麥都思字典最珍貴的地方應該是替《十五音》記下音讀。謝秀嵐的《彙集雅俗通十五音》是一本韻書。中國自古以來沒有一套標音符號，其標音的唯一方法是製作韻書。福建的韻書，從明末的《戚參軍八音字義便覽》(1562?)；林碧山《珠玉同聲》(1688?)；黃謙《彙音妙悟》(1800)，到謝秀嵐的《彙集雅俗通十五音》(1818) 一直都是三字反切法。

2.2 三字反切法

三字反切法是由傳統二字反切法脫胎而來。傳統二字反切法是：

上字（聲母）十 下字（韻母，聲調）

二字反切法因為下字包含韻母和聲調，故所需韻類甚多，並且切語用字不固定，所以非常難學。但三字反切法將下字中的聲調成分抽離出來，故成為三字。其切語順序亦不同。十五音系韻書的切語順序是：

上字（韻母）十 中字（聲調）十 下字（聲母）

把聲調抽離之後，韻類就變得少多了。不但如此，閩語韻書所用的切語都有一定用字，並有一定順序，所以非常容易學習，只要背會這些固定的切語，並且明白其關係就沒有切不出的音、找不到的字。所以這些切語便已經有音標的功能了。

2.3 《十五音》的切語

十五音的切語如下：

• 五十字母 (韻母)

君堅金規嘉 干公乖經觀
沽嬌稽恭高 皆巾姜甘瓜
江兼交迦檣 監鯨膠居𠵿
更禪茄梔薑 驚官鋼伽間
姑姆光門糜 噪箴爻扛牛

• 十五字頭 (聲母)

柳邊求去地
頗他曾入時
英門語出喜

• 八音 (聲調)

上平 上上 上去 上入
下平 下上 下去 下入

漳州音無下上 (陽上)，《彙集雅俗通》以上上 (陰上) 補足，雖稱「八音」，其實只有 7 個聲調。總計漳州音的「音標」共有 72 個。

這種標音法雖方便於教學，但這些「音標」只是音類的名稱，而不是音值的紀錄。當音類發生變動，或音值發生變化，我們便不能確定其音讀。這時我們就必須根據現代方言或當時的文獻來擬定其音值。

2.4 《十五音》的音讀實錄

麥都思這本字典是漳州音最早的羅馬字紀錄，並在序論第 32 頁至 64 頁對《十五音》的切法及音類、音值有非常詳細的描寫和敘述，這本字典成書於 1831 年，距《彙集雅俗通十五音》出版的 1818 年只有 13 年，並且依麥都思的序言說，他開始研究「福建方言」正好是 1818 年。所以我們可以說麥都思和《十五音》的作者謝秀嵐是同時代的人。因此這本字典的紀錄，就成了研究《十五音》，

即十九世紀初期的漳州音最寶貴的資料。

2.5 《十五音》的音讀擬定

我們現在就根據麥都思的描寫，參照現代漳州方言資料，來考證《十五音》的音讀。本文所引用的現代漳州音資料，主要有；董同龢(1960)、中嶋幹起(1977、1979)、周長楫(1986)，詳細請參閱卷末「本論文重要參考書目」。相關研究請參見拙著〈漳州三種十五音的源流與音讀〉(1989)。

2.6 十五字頭

聲母，傳統閩語韻學稱之為「字頭」(zi⁷ thau⁵)，麥都思譯為 initial o

麥都思對於「字頭」描寫如下：

1. 柳 1 [1-]出現於非鼻化元音之前。依筆者審音，所有閩南語的1-，幾乎是個濁塞音[d]，只有在低元音之前，稍帶流音性質。董同龢〈廈門方言的音韻〉描寫廈門音的1-時說：「1的阻塞成分比一般的邊音多，有時接近塞音，閩南人學英語，往往不容易分別late和date，原因在此。」①閩南語的濁塞音b-d-g-阻塞度甚低，大約等於m，n，ŋ除去鼻音成分。事實上b-d-g-歷史上也是m-n-ŋ-除去鼻音變化的結果，d-因為阻塞度低，音質上類似1-，所以閩南語n>d之後便和1-混同為「柳」母，就系統上說，b-m，d-n，g-ŋ是成對的關係，所以「柳」母在系統上歸入塞音應較合理，只是有於一般習慣，都標為1-罷了。

n [n-]出現於鼻化韻之前。麥都思說：「(柳母)跟鼻化韻(nasal final)連接時，1大量混入鼻音，而聽到類似n的聲音。」換言之，《十五音》同一字頭的聲母，麥都思根據其音值，析為1和n。此一觀念亦應用於「門」b/m，「語」g/ng二母。聲母數因而多出三個。

2. 邊 p [p-]
3. 求 k [k-]
4. 去 k'h [k'-] k 的送氣音。蔑核氏說：「發音時在 k 和接下的母音之間有一股強烈的呼氣。」
5. 地 t [t-]
6. 頗 p'h [p'-] P 的送氣音。蔑核氏說：「在 P 和 h 之間插入一個省略符號“，”以表示 P 並未如英語的 philip 被軟化（為 f）②，而是保存著它的自然聲音，h 是在母音之前的一股送氣。」
7. 他 t'h [t'-] t 的送氣音。麥都思說：「t 並未如英語的 thing 被 h 軟化（為 θ），而像德國人或荷蘭人初學英語讀這個 (th) 音一樣。」
8. 曾 ch [ts-] 像 cheap 的 ch。
9. 入 j [ʒ-] 麥都思說：「j 的聲音非常輕，如法語的 j，或類似英語 pleasure，precision，crosier 等的 s 那樣的聲音。」依麥都思的描寫，「入」母是個舌面濁擦音，但依現代方言紀錄，漳州的「入」母字多半標為 dz-，即濁塞音，遇齊齒音時為舌面濁擦音 dʒ-。依筆者觀察 dz 和 z 是個不定分音，大約輕言時為 z-，重言時為 dz-，標為 z 或 dz 均無不可。
10. 時 s [s-] 普遍的 s 聲音。
11. 英 [ϕ-] 無聲母。麥都思的標音，在齊齒音之前另加 y-，在合口音之前用 w-。
12. 門 b [b-] 非鼻化韻之前。
m [m-] 在鼻化韻之前。
13. 語 g [g-] 非鼻化韻之前。
gn [ŋ-] 鼻化韻之前。
14. 出 ch'h [ts'-] ch 的送氣。麥都思說：「在 ch 和母音之間有強烈送氣。」
15. 喜 h [h-] 麥都思說：「(喜母的)h 送氣比英語更加強烈。當它和五十字母第 1 (君)、4 (規)、7 (公)、10 (觀)、11 (沽)、

27(𪗇) 韻結合，即 w，o 之前時，顯得接近 f 的聲音。」但依筆者觀察，只有在 u- 之前才會有微弱的雙唇擦音 [ɸ] (並非 f) 出現。在 o 之前 (如沽韻 ou) 不應有 f 音出現。

依麥都思所述，漳州音的聲母系統如下：

P 邊	p'h 頗	b,m 門	
t 地	t'h 他	l,n 柳	
ch 曾	ch'h 出	s 時	j 入
k 求	k'h 去	g,gn 語	
a,e,i,o,u,w,y 英 			

麥氏承襲了《十五字頭》的音位觀念，但在符號上把 b/m，l/n，g/gn 分開標示，共得十八音，又開口音之前加 y，合口前用 w 標示，如統統計入，則聲母數將可多達二十個。

麥都思的標音方式大部份被杜嘉德的《廈英大辭典》(1973) 所承襲，但有部份改良，如送氣符 “h” 雖說是為了避免和英語 ph，th 的弱化音混淆，就漳州音而言卻是不經濟的標示法。所以杜氏改為 ph，th，kh，又 gn 改為 ng，w、y 二個沿襲英文習慣的介音也改為 i-，u- 並無不可。但杜氏 ch 卻又分為 ch 和 ts，合口音 w 分為 u-，o-，顯然是一種退步。詳見〈杜嘉德廈英大辭典解題〉。

2.7 五十字母(韻母)

韻母，閩語傳統韻學名稱叫「字母」(zi⁷ bo²)，麥都思譯為 final，今漢語語言學的西文譯名亦同。

漳州《彙集雅俗通十五音》的韻母有五十個，稱「五十字母」，五十字母中每一個字母都有字，是真正五十個韻，不像《彙音妙悟》，雖號稱五十字母，其實有兩個韻「有音無字」，實際只有四十八韻。由此看來，十九世紀初期的漳州韻母比泉州韻母多出二個。

麥都思對「五十字母」描寫如下：

1. 君 kwun [-uin]，麥都思說：「“君”韻音似 koo-un，而發

為一個音節」，麥都思的記音相當精細，依他的符號系統第一號高元音 [i] 寫成 e，[u] 寫成 oo，二號元音 [I] 寫成 i，[ʊ] 寫成 u，如當成介音齊齒以 *ë* 表之，合口以 *w* 表之。所以“君”韻的實際音值，依照麥都思的記音應讀若 [wʊn]，實際上可能是 [uin]。原始閩南語，“君”韻應於介音之外，有個微小的主要元音 *i*。麥都思於此提供了一個文獻紀錄。

2. 堅 *këen* [-iɛn/ian]，麥氏描寫此韻音為「*ke-en* 或 *ke-yen* [kien]，有些人的發音似 *ke-än* [kian]」。就音位上說，“堅”應是“干 an”的齊齒韻，可以標為 /ian/，其 a 元音的上移，可解釋為受到 i 和 n 的雙重影響③。麥都思的記音顯示當時這個音位有 [iɛn] 和 [ian] 兩個讀法，這個記音與筆者所知的現代漳州音相符④。

3. 金 *kim* [-im/iim]，麥氏說這個韻「像 kimbo 裡的 kim，有些人讀為 *ke-im* [kɪm]，快速發音為一個音節」。麥都思的描寫近於事實。依筆者對台灣漳州腔的觀察 /im, in, ing/ 三個音位，只有 /ing/ 還有許多人讀為 [iŋg]，入聲讀為 [iɪk]，部份變為 [ɪŋ/ɪk]，至於 /im, in/ 則絕大多數讀為 [ɪm, ɪn]，麥氏記錄了當時漳州音有 [ɪm/iɪm] [ɪn/iɪn] 兩讀。有元音 *i* 的讀法，當屬保存較古的形式。

4. 規 *kwuy* [-ui]，麥都思描寫說這個韻「音似英語 quiet 裡的 qui，或者有拉長，讀如 *koo-wy*，但仍為一音節」。麥都思的描寫令人迷惑，quiet 今音 [kwaɪət]，但「規」不可能讀如 *kwai*，否則就和「乖」同音了，大概十九世紀初 quiet 的發音是 [kwɪet]。wy 很明顯的該讀 [ui] 不會是 [uai]。麥都思此韻的標音也不統一，在舌音及齒音之後標為 -uy，其餘標為 -wuy，「英」母標為 wy，又本韻的鼻化韻 32「禪」，在舌根音之後標為 wui^{ng}，在齒音及 h- 之後標為 ui^{ng}，其餘標為 -ooi^{ng}。標音方式最為混亂。綜合起來理解，本韻應和現代漳州音沒有什麼不同，當讀為 [-ui]，但可能有些人讀為 [-uii]，在 u 和 i 之間有個微小的主要元音 *i*，有如「君」韻的 uin 一樣。

5. 嘉 *kay* [-ɛ]，麥都思說這個韻「的 a 讀如 care 中的 a，或 bear, wear 等字裡的 ea，」那便是 *ɛ* 不錯了，但為什麼 a 之後還要

加個 y，而不直接標為 ka 呢？這大概是怕被人讀成 [ka] 的關係。若然，則其行文應該說「ay 讀如 care 中的 a」才對。按現代漳州音，絕大多數的方言本韻都讀為 -ɛ⑤，而沒有韻尾，從漢語聲韻學來看，本韻源自中古假開二，也不會有個韻尾 -i，所以本韻讀為 -ɛ，應無疑問。

6. 干 kan [-an]，麥都思說「音如義大利 a 的音，如 far，father 的 a。」這個 a 現代英語發為後元音，在現代漳州音應是央元音。

7. 公 kong [-ɔŋ]，麥都思說「音如（英語）congress 中的 cong。」按 congress 現代美語雖讀為 [kɒŋɡres] 但英國英語則讀為 [kɒŋɡres]，從拼音上看，十九世紀初期的英語應接近現代英語而非美語。從閩南語的音系來看，公 kɔŋ、江 kaŋ 有音位上的對立，證明十九世紀初期英國倫敦音 congress 不可能讀如現代美國音。但英語沒有 [kong] 和 [kɒŋɡ] 的對立，閩南語也沒有這個對應，並且（西片）漳州音並沒有 ɔ，只有 o 和 ou，所以這個「公」韻的音值雖然是 [-ɔŋ]，但在音位上可以標為 /-ong/。

8. 乖 kwae [-uai]，麥都思說「音如 koo-wae，讀為一音節。」當讀 [kuai] 不錯。

9. 經 keng [-ɛŋ/iɛŋ]，麥都思說「音如 lengthen 中的 leng」，則「經」讀為 keng 不錯。麥都思又說：「有時讀如 ke-ɛŋ」則為 [iɛŋ]。證諸現代漳州音，完全一致⑦。

10. 觀 kwan [-uan]，麥都思說「音如 coo-wan，而為一音節。」即 [kuan]。

11. 沾 koe [-ou]，麥都思說「音如我們英語 toe 和 hoe 的韻母。但不同的是開口較大 (full mouth)，寫出來像 ko-oo 這樣的音。」現代英語 toe [toe]，hoe [ho] 的韻母是 [-ou]，二百年前大概也差不多。麥都思所謂 full mouth 的意思是說「沾」韻的發音較 [-ou] 大，相當於 [-ɔu]。這也是事實。現代漳州音，東片讀為 [-ɔ]，西片約自漳浦以西均讀為 [-ɔu]，音位上標為 -ou。這個 -ou [-ɔu] 正如麥氏

所描寫的比英語 [-ou] 較為 full mouth。

12. 嬌 keaou [-iau]，麥都思說：「這是個有三個元音的複元音；即 me 中的 e，far 中的 a，及 bull 中的 u，合起來音如 ke-yaou 讀成一個音節。」用國際音標翻出來，當如 [-iau̯]，音位上可以寫成 /-iau/。

13. 稽 key [-ei]，麥都思說：「這是一個很特別的音，有時聽起來像 ke-ay[kie]，但通常是像法語的 e，或像 dey [dei] 或 bey [bei] 中的 -ey。……這個韻跟 5 嘉 kay 不同，那個音比較平 (flat)，像 care 中的 a [ɛ]；也跟 39 伽 kay 不同，那個音像 fate 中的 a。」現代英語 dey、bey 中的 ey 和 fate 中的 a 都讀 [ei]，無法分別，但十九世紀初期的英語這兩套音可能不同，dey、bey 的韻母有個 -y，可能是 ei，而 fate 並無韻尾音符，所以筆者擬想，當時的音應該是：[fe:t]，而不是 [feit]。這樣一來 13 稽的韻母應讀為 [-ei]，39 伽應讀 [-e]，與伽音近的嘉應讀 [-ɛ]。

從現代方言資料亦可印證麥都思的記音不錯，詳細參見拙著《漳州三種十五音的淵源與音讀》3.3.a，茲引周長楫(1986)的方言資料，以明嘉、稽、伽三韻之不同。

	家嘉	雞稽	買稽	袋伽	拔伽
漳州	kɛ	ke	be	te	pe?
長泰	kɛ	kue	bue	te	pue?
龍海	kɛ	ke	be	te	pe?
華安	ke	ke	be	te	pe?
南靖	kɛ	ke	be	te	pue?
平和	kɛ	kɛ	bɛ	te	pak
漳浦	kɛ	kiei	biei	te	pe?
雲霄	kɛ	kei	bei	te	pe?
東山	ke	ke	be	te	pe?
詔安	kɛ	kei	bei	tɕ	pe?
漳平 ¹	kɛ	kie	bie	tie	pie?

漳平 2 kia kei bei tie

由上面的資料，可知漳州大部份「嘉」韻都讀 -ɛ，嘉、稽、伽三韻有分的都是 ɛ，ei，e 的分別。至於另生出介音 i，可說是變體。麥都思紀錄「稽」韻有人讀 kie，從上述資料來判斷，當指漳浦、或漳平而言。

14. 恭 kēung [iong]，麥都思說這個韻「跟 young 同韻，有人寫作 kēong，與 song 押韻。」young 現代英語讀 [jʌŋ]，與「恭」不同，在閩南語「恭」韻字只有讀 iong 或 iong，若讀為 iang 則應歸入「姜」韻矣，所以十九世紀初期的英語 young 的發音可能是 [jʊŋ]⑥，與 youth [juθ] 的元音正好相應。但現代漳州音的恭韻，依董同龢記龍溪音 (1960)、中嶋幹起記東山音 (1977)，都讀如 [-iɔŋ]，和麥氏所述與 song 押韻相合。但因漳州無 ɔ，音位上可記為 iong 。

15. 高 ko [-o]，麥都思說：「這個音正好和 co-equal 中的 co 同音。」現代英語 co-equal [kou'i:kwəl] 的 co 音 [kou]，便和「沽」koe [kou] 混同。麥都思的「高」韻只標“-o”一個元音，不可能是複元音 [-ou]。並且現代整個閩南語，從未聽過有唸「高」為 -ou 的，都是 -o，或展唇的 -r，泉州文讀 -ɔ 白讀 -o，都是單元音。可見十九世紀的 co，應當讀 [ko]，而不會是 [kou]，這點從其拼音法可以得到印證。英語 co 讀 [kou] 應當是晚近的事。

16. 皆 kae [-ai]，麥都思說：「在這個韻裡，a 音如 far 中的 a；e 音如 me 中的 e [i]，合成一個音節。」即 [ai]。

17. 巾 kin [-ɪn/iɪn]，麥都思說：「音如英語 kin [kɪn]；有時拉長，音如 ke-yin。」17 巾和 3 金是一組，只有韻尾的差異，元音都一樣。其實際音值，應該是 [ɪn/iɪn]。

18. 姜 kēang [-iang]，麥都思說：「這個韻的元音可以分開，音如 ke-yang，讀如 key [ki:] 接 anger 的前半 [æŋ-]，如 key-ang [kian]。」

19. 甘 kam [-am]，麥都思說：「音如 kam (crooked 彎曲) 或 camlet [kæmlit] (駱駝毛和絲混紡的布)。」現代英語 anger，

camlet 的 a 都讀如 [æ]，十九世紀的英語可能讀 [a]。

20. 瓜 kwa [-ua]，麥都思說：「音如 koo-a，短音，尾音如 papa 的 a。」

21. 江 kang [-ang]，麥都思說：「(元音) a 如 far 的 a。」

22. 兼 kēem [-iɛm/iam]，麥都思說：「複元音，音如 ke-yem，有些人唸 ke-yam。把 key [ki:] 和 them 的 ém [ɛm] 合起來，唸快一點，就成 key-ém [kiɛm]。」依周長楫(1986)的方言資料、整個漳州區、占、鹽等字都讀 [-iam]，沒有讀 [-iɛm] 的。但麥都思描寫得很清楚，並以 yēem 標這個韻，相信他的發音人大概有人真的把這個韻讀成 [-iɛm]。

23. 交 kaou [-au]，麥都思說：「a 音如 far 裡的 a，ou 如 pound [paund] 的 ou。譬如 cow 這個字，前頭有個 a，念成 ca-ow [kau]，就能發出這個音。」

24. 迦 kēa [-ia]，麥都思說：「這個韻的元音是分裂的，好像 ke-ya，a 音如 far 裡的 a。」英語沒有介音 i-，所以像姜 [-iang]，迦 [-ia] 這樣的音，麥都思都說 “are divided”。

25. 檣 köey [-uei/ue]，麥都思說：「本韻的發音已清楚表示出來了，它音如 ko-wey [-oei]，或如 co-agent 的合音 co-a [-oe]，嘴巴特別轉動。」co-agent 現代英語是 [koueidʒənt]，美語 [ko:ɛdʒənt]，十九世紀初期英語應該如現代美語，co-a 的音是 [koe]，但麥都思的標音是 köey，ey 已在 13 稽証明音讀為 [-ei]，檣為稽之合口，當讀如 [-uei]，其理甚明。但麥都思既然說「檣」音如 co-agent 的 co-a，或者當時「檣」韻如現代漳州音已無韻尾。漳州音多開合相對，-ei 跟 -uei 正好成對，但 39 伽 [-e]，卻沒有 -ue 和它成對，可以推測 -ue 和 -uei 混同了。猶如後世稽 ei 和伽 e 混同一樣，當時 -uei 和 -ue 已經混同。混同之後的實際音值，參照現代漳州音應是 -ue [-oe]。

26. 監 kⁿa [-aⁿ]，麥都思說：「這是一個鼻化音，(元音) 如 far 中的 a。……」傳統國際音標一般標成 [ã]，本文為求打字上的便利，所有鼻化符皆作 N，下同。

27. 𪔵 koo [-u]，麥都思說：「音正如鴿子哭的 coo [ku:]。○」

28. 膠 ka [-a]，麥都思說：「音正如 cart 中的 ca。○」

29. 居 ke [-i]，麥都思說：「音正如 keep 中的 kee。○」

30. 𪔵 kew [-iu]，麥都思說：「音正如英文字母 q 的發音，又像 curious 中的 cu，或如 ke-yew 讀成一個音節。○」

31. 更 kai^{ng} [-ɛN]，麥都思說：「音如 5 嘉 kay，轉入鼻音，ng 寫在上端，表示並非完全的音，只是通過鼻子發音；a 音有如 care [kɛr] 的 a，i 音如 marine [məˈrin] 的 i。○」照麥都思本條說明後段描寫，「更」的發音應該是 [kɛiN] 才對。但說明文前段卻又說是「嘉」[kɛ] 的鼻化音。顯然矛盾。依現代漳州方言資料，「嘉」「庚」都以 ɛ 為元音，並無韻尾 i，看來這個韻的正確音值應該是 [ɛN]。○麥氏音標 ai 只是表示 [ɛ] 的舌位在 a 和 i 之間，不是雙元音。本條說明文末句可謂蛇足。但若從貫時比較的立場看，也許「更」有 ɛN/ɛiN 兩個來源，當時並存於漳州的方言。

32. 禪 kwui^{ng} [-uiN]，麥都思說：「本韻音類似 4（規）kwuy，但收以鼻音，而且彷彿消失於鼻內（按即鼻化元音之意）。○它也可以寫成 kooi^{ng}，這個小 ng 並無完全的音，只表示鼻音存在。○i 音如 marine 中的 i。○」

33. 茄 kĕo [-io]，麥都思說：「這個音可以分開（按即複元音之義），如 ke-yo 所示的音，發出來像 geometry 的 gĕo 音。○」

34. 梘 kee^{ng} [-iN]，麥都思說：「音如 29（居）ke，而轉為鼻音。○」

35. 薑 kĕo^{ng} [-ioN]，麥都思說：「音如 33（茄）kĕo，轉鼻音，如 ke-yĕo^{ng} 所示的音。○」依現代漳州音，其實際音值應是 [-ioN]，西片漳州音無獨立的 ɔ，只有 ou [-ou]，所以音位上可以歸為 [ioN]，麥都思這節說明是站在音位立場立論，實際音值「薑」不一定只是「茄」的鼻化，「薑」的舌位應較低。

36. 驚 kĕ^{na} [-ian]，麥都思說：「音如 24（迦）kĕa，帶鼻音，注意不要用完全的 n 來發音，像 ke-na，而是像 kĕa，或 ke-y^{na}，通

過鼻子發音。」

37. 官 kw^{na} [-uaN]，麥都思說：「與 20 (瓜) kwa 同 (部位)，但收強烈鼻音，像 koo -w^{na} 一樣。」

38. 鋼 ke^{ng} [-ng]，麥都思說：「這個音有人寫成 ko^{ng}，有人寫成 ku^{ng}，不過這差異無關緊要，因為本韻並沒有任何元音，讀如 k^{ng}。插入元音 (指 e) 主要目的是為了便於記聲調。」換言之 38 鋼的 e^{ng}，和 42 姆的 u^m 中的元音符號 e.u 都只是為了方便記聲調所設的虛符，但為什麼本韻不標成 u^{ng} 以求統一，卻要標成 e^{ng} 和 34 梔 kee^{ng} 類似以致易於混淆？還有麥都思說有人標成 ko^{ng}，只是符號不同。但本韻現代漳州音長泰讀為 [-ɔN]，龍岩讀成 [-oN]⑦。可見 38 鋼標成 -o^{ng} 並不是「無關緊要」(immaterial)，它可能標示的是 [-oN] 音，而不是 [-ng] 音。

39. 伽 kay [-e]，麥都思說：「本韻非常類似 5 (嘉) 韻 [-ɛ]，本字典用同樣的字母表示兩個音。但仔細檢驗，便可發現其中不同，第 5 (嘉) 韻的字比較像 care [kɛr] 中的 a [ɛ]，但 39 (伽) 韻，比較像 fate [feit/fe:t] 中的 a [e]，跟 gay [gei/ge:]、may [mei/me:] 同韻。」如本文 13 「稽」中的說明所舉現代方言資料可知，39 「伽」的元音是 e，如麥氏所描寫，這個 -e 比較類似 5 嘉 -ɛ，因為兩者都無韻尾。但伽 [e] 和稽 [ei] 主要元音相同，現代漳州音並且多已混同何以麥氏不作比較？顯然麥氏認為 e 和 ei 二音相差較遠。不過仔細檢閱內文，麥都思常把「稽」韻和「伽」韻的字混淆，看來 e，ei 混同的情形在十九世紀初期已經發生。

40. 閒 kae^{ng} [-aiN]，麥都思說：「音如 16 (皆) 韻 kae，但收有鼻音。」

41. 姑 k^{no}e [-ouN]，麥都思說：「與 11 (沽) 韻 (-ou) 同，但轉鼻音。」其實際音值當為 [-ɔuN]。韻目原文誤作「沽」。

42. 姆 u^m [-m]，麥都思說：「發音時嘴唇不打開，有點像皺縮音 take'm 中的 m。它實際上只是一個 m 音，沒有任何母音在其前或其後，像無所謂的人回話時，懶得開口一樣。」

43. 光 kwang [-uang]，麥都思說：「（本韻）是由官話方言借來的音，可發成 koo-wang，成一音節。」本韻字大部份是官話音，但並不全是，如「嚙」(-uang¹)則可能是本地土產，並非官話。

44. 問 kwae^{ng} [-uain]，麥都思說：「（本韻）音似第8（乖）韻 kwae [-uai]，轉入鼻音如 koo-wae^{ng}。」麥都思將這個「問」字讀作關門的意思 kwae^{ng} moô^{ng}，另「關門」讀作 kwⁿa moo^{ng}，但依「彙集雅俗通十五音」，kuain音無字，「問」讀作 uain¹，注「門聲」。「關」字則入「官」韻，音 kuan¹，例：「關門」。由系統上看來，漳州「關」當讀 kuan¹，讀 kuain¹ 乃混入廈門音，麥都思將這個廈門音用「問」字來表示，未知有何根據。

45. 糜 möey [-uein]，麥都思說：「音如25（檜）韻 köey，但以鼻音為始。」

46. 噪 kⁿeaou [-iaun]，麥都思說：「音如12（嬌）韻 keaou，轉鼻音。」

47. 箴 chom [-om]，麥都思說：「本韻裡的o較響亮（按指開口較大），如在 chop [tʃɔp]的o，與 sombre [sɔmbə]的som同韻。但發音時嘴巴相當開(full)。」可知箴韻的實際音值，同於現代漳州方言的[-ɔm]，但因漳州o，ɔ互補，可以歸為一個音位，故標為[-om] ɔ

48. 爻 gnaôu [-aun]，麥都思說：「音如第23（交）韻 kaou，但以鼻音為始。」

49. 扛 kⁿo [-on]，麥都思說：「音如15（高）韻 ko，而以鼻音始。」on（扛）與 ouN（姑）對立。但今台灣漳州音混同為ɔN，無法分別。

50. 牛 gnêw [-iuN]，麥都思說：「音同30（卅）韻，以鼻音始。」

以上我們忠實地依據麥都思的舉例說明，將其羅馬拼音譯為國際音標。其結果和現代漳州方言完全吻合。以現代漳州方言印證麥都思的記錄已見拙著〈漳州三種十五音的源流與音讀〉（收入彙編

第二集) 此處不贅。由此可以確定麥都思的記錄是極為可信的了。

2.8 十五音的韻母系統

麥都思對《十五音》五十字母的描寫十分精細，他所採用的拼音符號相當混亂，同一字母可以表示好幾個音，同一音也可以用不同的符號表示。我們現在將之譯為國際音標，便有了一個清晰的眉目。但這套國際音標仍然相當偏重於音值描寫，沒有做過音位處理，所以顯得十分繁瑣。比如 /i/ 即有 [i] 和 [ɪ] 兩個音，其實 i 和 I 並沒有音位上的對立，I 只出現在 [ɪm]、[ɪn] 或 [iɪm][iɪn]，從音位論的立場，i、I 可以併為一個音位，而標為 i。

又如麥都思又有 [uən]，[ia u] 中的 u 元音，這個 u 和 u 也是互補的，可以併為 -u 音位。

麥都思的合口介音在「檜」韻記為 -öey，但在「觀」韻卻又標為 -wan，從音位的觀點上，öey 其實可以標為 wei，才能使合口介音統一地以 -w- 來標示。

其次是方言差的問題，麥都思的羅馬拼音，其實是包容著方言差的，也就是說，一種拼音容許有不同的讀法，比如以下幾個韻，麥都思同時列舉了不同的音值：

兼 kēem [iɛm/iam]

堅 kēen [iɛn/ian]

金 kim [ɪm/iɪm]

巾 kin [ɪn/iɪn]

經 keng [ɛŋ/iɛŋ]

參考現代漳州方言，兼、堅其實和姜三韻是一組，金、巾、經三韻是一組，可以標成：

兼 -iam 堅 -ian 姜 -iang

金 -im 巾 -in 經 -ing

這裡問題比較大的是「經」韻。「經」韻字的現代漳州音十分

紛歧，依周長楫(1986)有這些讀法：

-ing：漳州市、長泰、龍海、華安、南靖(皆在漳州府東片)。

-in：漳平(-ing的變種)

-eng：平和、漳浦、東山(漳州府西片)

-ieng：詔安(eng的變種)

-ian：雲霄(ieng的變種)

為了音位系統的整齊，我們姑且以 -ing 為代表來標示十五音的「經」韻。

經過這樣的音位處理，我們將《彙集雅俗通十五音》的韻母系統整理如左列、並與麥都思的拼音(右列)對照列表於下：

-a 部

舒聲：

a	膠 a	am	甘 am	an	干 an	ang	江 ang	aN	監 ⁿ a
ia	迦 äa	iam	兼 äem	ian	堅 äen	iang	姜 äang	iaN	驚 ä ⁿ a
ua	瓜 wa			uan	觀 wan	uang	光 wang	uaN	官 w ⁿ a
ai	皆 ae							aiN	閒 ae ^{ng}
uai	乖 öae							uaiN	門 wae ^{ng}
au	交 aou							auN	爻 ⁿ aou
iau	嬌 äaou							iauN	噪 ⁿ äaou

入聲：

a?	膠 äh	ap	甘 ap	at	干 at	ak	江 ak	aN?	監 ⁿ äh
ia?	迦 äah	iap	兼 äep	iat	堅 äet	iak	姜 äak	—	—
ua?	瓜 wä			uat	觀 wat	uak	光 wak	—	—
—	—							—	—
uai?	乖 wä							uaiN?	門 wä ^{ng}
au?	交 aö							—	—
iau?	嬌 äaö							iauN?	噪 äaö ^{ng}

-e 部

舒聲：

ε 嘉 ay	εN 更 ^{ng} ai
入聲：	
ε? 嘉 ǎyh	εN? 更 ^{ng} ai ^{ng} h
-e 部	
舒聲：	
e 伽 ay	
ei 稽 ey	
uei 檜 öey	ueiN 糜 ⁿ öey
入聲：	
e? 伽 ǎyh	
—	
uei? 檜 öëyh	—
-i 部	
舒聲：	
i 居 e im 金 im in 巾 in iŋ 經 eng iN 梔 ee ^{ng}	
ui 規 wui	uiN 禪 wui ^{ng}
入聲：	
i? 居 eǎh ip 金 ip it 巾 it ik 經 ek iN? 梔 ee ^{ng} h	
—	
-o 部	
舒聲：	
o 高 o om 箴 om ong 公 ong ON 扛 ⁿ o	
io 茄 öo	iong 恭 ǎung ioN 薑 öo ^{ng}
ou 沽 oe	ouN 姑 ⁿ oe
入聲：	
o? 高 ǎh op 箴 ǎp ok 公 ok ON? 扛 ⁿ ǎh	
io? 茄 ǎöh	ioN 恭 ǎuk
—	
-u 部	

舒聲：

u 脣 oo

un 君 wun

iu ㄐ ew

入聲：uʔ 脣 oʔh

iuN 牛 ⁿew

ㄨ 部

舒聲：

m 姆 u^m

ng 鋼 e^{ng}

入聲：

以上按主要元音 a ɛ e i o u 及 ㄨ (無主要元音) 的不同分部，每部又按開齊合的順序排列，舒聲韻在上，入聲韻在下，以虛線相隔，舒聲與入聲各排列於互相對應的位置上，若無相對的入聲，則以“—”線表示從闕。

由於十五音系韻書都採取舒入同韻的編排方式，因此上表中舒聲韻共有五十個，即相當於《彙集雅俗通十五音》的五十字母。

麥都思字典雖然是根據《彙集雅俗通十五音》編纂，但他並沒有按十五音系韻書的習慣採「舒入同韻」的方式，將舒入聲韻尾的不同歸於聲調的範疇，而是按照歐洲人的習慣，將入聲韻分別以 -h, -p, -t, -k 標記，陰入不記調號，陽入另記調號，如此則 -h, -p, -t, -k 尾既是韻尾符號，並且也兼負表記聲調的功能。

依字典 P.38 所列的對照表，整理為上面的韻母表，我們可以發現，沒有入聲的韻共有 16 個。易言之「舒入分韻」的結果，共得 84 韻。

麥都思的舒聲韻完全參照《彙集雅俗通十五音》，但「伽」(-e)和「嘉」(-ɛ)都用 ay 表記，只在前言中加以說明，我們不太確定麥都思的拼音將二韻加以混淆的真正用意，但可以確信麥都思是了解二韻之間的分別的。因此麥都思字典的舒聲韻可以說和《彙集雅俗十五音》一樣有 50 個。

但《雅俗通》五十字母中，沒有入聲韻的高達21個，若按舒入分韻的方式編排，則全部只有79韻。這個數字未必能够反應實際語言，恐怕有些口語中的入聲韻被漏收了，麥都思的字典多出5個入聲韻，顯示麥都思不是純粹抄襲《雅俗通》，他也努力在蒐集一些《雅俗通》所漏收的詞素，這是麥典比雅俗通更具文獻價值之處。但杜嘉德認為那些不是根據十五音而來的口語詞彙非常可疑，沒有參考價值⑩，筆者以為這個評斷有失公允。

2.9 八音(聲調)

閩語韻學傳統，將平上去入四聲按聲母清濁造成的聲調分化，分為清濁或上下，四聲各分二類，故得「八音」。戚繼光的福州韻書題為《戚參軍八音字義便覽》，以「八音」為書名，其實福州音只有七種聲調，戚書仍「掛羊頭賣狗肉」地稱之為「八音」。可見所謂「八音」，其實不過是「聲調」之義而已。

漳州音對聲調的處理沿襲了「八音字義便覽」的傳統，將聲調分為「八音」，其名稱，依麥都思的紀錄，有如下述：

上平	tsion ⁷	pɛN ⁵
上上	tsion ⁷	siang ⁷ ，或通稱「上聲」siang ⁷ sian ¹
上去	tsion ⁷	khi ³
上入	tsion ⁷	zip ⁸
下平	ɛ ⁷	pɛN ⁵
下上	ɛ ⁷	siang ⁷ ，與上上同稱「上聲」
下去	ɛ ⁷	khi ³
下入	ɛ ⁷	zip ⁸

以上「八音」中，上上與下上同調，合稱為「上聲」，共得七音。

接著，麥都思詳細描寫這七個聲調說：

1. 上平：如其調名所示，是個溫和的平板調，沒有任何費力，

溫柔地吐出最平常的樂音。不升不降，沒有強調，沒有不自然。故不加調號，如：君 kwun。

2. 上上：如其調名所示，是個高而尖銳的聲音，用力而迅速，故加銳聲符 (accute accent)，如：滾 kwún。

3. 上去：是個低啞的調子。好像從喉嚨急速吐出，然後緩緩持續。中國人稱之為「去聲」，說是：如水之流去不復返。故加重音符 (grave accent)，如：棍 kwùn。

4. 上入：急促收束的聲音。有點像上聲快速發音，急速停止。用一個短音符 ˇ 加以分別。以母音結尾（陰聲）時加 -h，如 ko, kǒh；如以子音結尾（陽聲）時，-n 入聲用 -t，如：君 kwun, 骨 kwut；-ng 入聲用 -k，如：經 keng, 激 kek, -m 入聲用 -p，如：甘 kam, 鶻 kap。

5. 下平：是個屈折調，先低後高，發音時稍作延長，再轉他調。有似英語嘲諷的口氣，或高喊 “indeed!” 的調子。如：群，有人標為 kwǔn，為印刷便利，標為 kwûn。

下上：與上上同，合稱「上聲」。

下去：是個低、長、單調的調子，有似上去聲，但不沙啞低沈，故以水平線表之。如：郡 kwūn。

下入：是兩個調子的結合。急促如上入，屈折如下平。故以垂直線表之。如：káh, kát, káp, kwút。

麥都思對漳州音的描寫和我們所知的現代漳州音相當符合，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描寫方法：

1. 他只分高、低調，上去和下去都歸低調，沒有中調。
2. 他只分平板調和屈折調，升說「升」，降則以「用力」表示。低降調以沙啞形容。

3. 開尾入聲只說「急促收束」，沒有提到是否有喉塞音，似乎認為急促收束自然就附帶喉塞音韻尾了，所以不必說明。

依麥都思的描寫，參考現代漳州方言資料⑧，可以擬定十九世紀初期漳州音的七種聲調調值如下⑨：

上平：44 下平：13

上聲：41

上去：21 下去：22

上入：32 下入：23

2.10 音位觀念與標示法

麥都思對傳統閩南語聲韻學有充份的了解。他的標音符號採用馬禮遜博士的官話字典所採用的英語式拼音法，但其音位觀念則接受了傳統的《十五音》音位觀念，只是為了適應英文字母，不得不有所調適。譬如：他描寫了傳統的十五「字頭」（聲母）之後，說：「十五聲母 (initials)，用我們的拼音法 (orthography) 標示如下」(p. 33)：

l and n	柳
p	邊
k	求
k'h	去
t	地
p'h	頗
t'h	他
ch	曾
j	入
s	時
a,e,i,o,u,w,and y	英
b,and m	門
g,and gn	語
ch'h	出
h	喜

然後按英文字母 (English alphabet) 順序，將所有 24 個不同的 initials 列出來：

a,b,ch,ch'h,e,g,gn,h,i,j,k,k'h,l,m,n,o,p,p'h,s,t,t'h,u,w,y.

這裡所謂 initial，只是英文拼音法中在音節前頭第一個出現的字母，和「字頭」的意義不同。一個「字頭」可能包含幾個 initials。由此看來，麥都思完全接受了傳統十五音的觀念，但為了歐洲人實用的目的，用不同的羅馬字標示同一音位。「門、柳、語」三字頭，在鼻化元音之前是鼻音 m,n,ng，在常音之前為 b,l,g，「英」字頭在合口音之時用 w，在齊齒音之時用 y，其餘不加字母，這些只是同一音位的變體，麥都思以較偏向音值的符號加以分別，但在音位觀念上仍認為只有十五個聲母。這種兼顧理論與實用的作法，比起一些以實用的目的扭曲理論或以理論強行規範實用的學者，不知高明多少。

麥都思對聲母的處理方式也一樣用到處理韻尾，他在描寫了「五十字母」之後，列出一個個羅馬字拼音與五十字母對照的音節表，從表中的對照可以看出，麥都思將同一字母，分為舒聲與入聲，用不同的韻尾符號標示。如：

舒聲	入聲
-a	-h
-m	-p
-n	-t
-ng	-k

麥都思在「上入」聲的說明 (p.52) 中說：

「中國人認為這些不過是聲調的變化。因此字母的拼法不必有所不同。這是完全正確的，當韻尾是元音或複元音時，入聲只是其他聲調的急速停止。……當韻尾是輔音 -m，-n，-ng 時也一樣，考慮到這些字母的結構形式，我們將發現『入聲』只是他們的急促停止而已。因之，-n 韻尾是舌尖抵住牙齦，氣息通過鼻子，而 -t 的發音方法完全一樣，只是氣息沒有通過鼻子而已。……」

由這段話可以了解，麥都思認同傳統聲韻學的觀念，把舒聲和入聲的韻尾不同歸入聲調的變化，只是為了實用的目的，用偏向音

值描寫的不同符號加以區別而已。

麥都思進一步解釋他的拼音法造成韻母數增加的結果 (p.38) 的一段話，充份說明他為適應歐洲人的習慣調整其拼音法的用心，他說：「這些對中國人來說只不過是聲調的變化而已，但是歐洲的書寫法要求拼法的變化。促聲韻不採用相同的字母，根據不同的韻尾而有所變化。」

漳州話的元音系統，依照上節的分析可以歸納為6個，即：

i u
e o
ɛ a

但是麥都思的符號系統卻遠為複雜。依其說明，可以列表如下：

y, <u>ë</u> , e(i)	w, oo, oe(u)
<u>i</u> m(i)	w <u>u</u> n, <u>ö</u> ey, a <u>u</u> (u)
ey <u>a</u> i, ay(e)	o, <u>ë</u> ung(o)
<u>ë</u> en, eng, <u>a</u> i, ay(ɛ)	a, <u>ë</u> em(a)

這個元音系統相當複雜，不但將同一音位的變體分別用不同的符號表示，如將 i 或 u 音各分為兩套，並且同樣的元音，也用不同的符號標示，完全承襲了英語拼音的缺點。後來出現的羅馬字閩南語辭典不再採用其拼法，可說是當然的選擇了。

關於鼻化元音的處理，麥都思也別出心裁。他將鼻化音以三種方式標示 (p.38)，茲抄錄於下：

一、 ⁿ a [a ⁿ]	ⁿ ëaou [ia ⁿ u]
ë ⁿ a [ia ⁿ]	ⁿ aou[au ⁿ]
w ⁿ a [ua ⁿ]	ⁿ o[o ⁿ]
ⁿ oe[ou ⁿ]	ⁿ ew[iu ⁿ]

這一類用一個小 n 標在介音或元音之間，或介音之前。

二、ai ^{ng} [ɛ ⁿ]	ëo ^{ng} [io ⁿ]
wui ^{ng} [ui ⁿ]	e ^{ng} [ng]
ee ^{ng} [i ⁿ]	ae ^{ng} [ai ⁿ]

wae^{ng} [uain]

這一類用小 ng 標在字尾右上角。

三、u^m [m] möey [muei]

這類用小 m 標在右上角，或用字頭的鼻音來含蓋元音的鼻化。

麥都思拼法，在鼻音字頭之後仍然保存元音的鼻化符，亦即雙重標示。只有「麌」韻 (möey) 鼻音字頭之後省略了小 n。

我們想不出鼻化元音非得分成三種標示法不可的道理，也無法理解為什麼有些鼻音聲母之後的鼻化符可以省略，而有些又不可以省略。

馬禮遜，麥都思等人的英文式拼音法，造成許多不便和混淆，衛三畏 (samuel, W. Williams) 編 Chinese Repository 時，從 1835 年 8 月起每一年都提出一兩篇論文倡議改革，直到 1842 年，他終於發表 "New System of Orthography" 提出具體的方案，Chinese Repository 雜誌才全面改用羅馬式拼音法。以後羅啻 (Doty)、杜嘉德 (Carstairs Douglas) 編廈門音字典便不再採用麥氏拼音，而採用音值較確定的羅馬式拼音，杜嘉德為了描寫漳州音、泉州音，甚至創用超出二十六字母的元音符號。

不過麥都思所創用的聲調符號，被後來的研究者所一致採用，甚至客語、潮州語字典也採用做為調類符號，不稍做改變，即使日本假名也採用其調符但稍作調整而已。由此可見麥都思的開山工作仍受到重視，後來者並未為了改革而完全否定他所創下的傳統。

3. 附錄

3.1 註釋

- ① 董同龢《廈門方言的音韻》，收入《董同龢先生語言學論文選集》P.277。
- ② 括弧（ ）的字為筆者所加以便讀者理解。
- ③ 參照《漳州三種十五音的淵源與音讀》3.3.C。
- ④ 參考董同龢《四個閩南方言》龍溪部份，P.852，中嶋幹起《閩語東山島基礎語彙集》P26-38。
- ⑤ 參照拙著《漳州三種十五音的淵源與音讀》3.3.a。周長楫(1986)。
- ⑥ 依 Eugene J. Crook 譯自 Richard Jordan's "Handbook of Middle English Grammar : Phonology" (p.174)，中古（16世紀）英語 young 寫作 yong 音「juŋg」。依麥都思字典，young 的發音應為[juŋ]。
- ⑦ 參見周長楫(1986)，P.76。
- ⑧ 周長楫(1986)附表二《四市十九縣閩南方言今聲調對照表》。
- ⑨ 參照洪惟仁(1989)《漳州三種十五音之源流與音讀》，P.P.20-21。
- ⑩ 見杜嘉德《廈英大辭典》序言P.8。

3.2 重要參考書目

- 麥都思(W.H.Medhurst)《福建方言字典》1837。澳門：英國東印度公司出版部。
- 羅啻 (E.Doty)《翻譯英華廈腔語彙》(Anglo-Chinese Manual with Romanized Colloquial in the Amoy Dialect) 1853，廣州：S.Wells Williams 出版。
- 杜嘉德(Carstairs Douglas)《廈英大辭典》(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f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1873，London：Glasgow 出版。
- 台灣總督府《日臺大辭典》1907 台北：編者。
- 台灣總督府《台日大辭典》1931～32 台北：編者。
- 衛三畏(S.Wells Williams) "New Orthography adopted for representing the Sounds of Chinese Characters." Jan 1842，Hongkong Chinese Repository 11：28-44。
- 羅常培《廈門音與十五音的比較》1932，《廈門音系》：50-54。
- 王育德《閩音系研究》1969，東京大學博士論文。
- 王育德《十五音について》1968，東京東方學會《國際東方學會會議紀要》13號。
- 洪惟仁《彙音妙悟與古代泉州音》1988年12月完稿，將收入彙編第一冊解題。
- 洪惟仁《漳州三種十五音之源流與音讀》1989年10月完稿，載1990年《台灣風物》40・2，將收入彙編第二冊解題。
- 董同龢《四個閩南方言》1959，史語所集刊30本。
- 李如龍、陳章太《論閩方言內部的主要差異》1984，《中國語言學報》2：93-173。
- 中嶋幹起《閩語東山島方言基礎語彙集》1977，《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言語文化研究所。

藍清漢《中國語宜蘭方言語彙集》1980，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言語文化研究所。

周長楫《福建境內閩南方言的分類》1986，《語言研究》2(11)：69-84。

張振興《漳平（永福）方言同音字匯》1982，《方言》3：203-228。

← Handbook of Middle English Grammar: Phonology,
by Richard Jordan, translated and revised by Eugene
J. Crook, 1974, Mouton, the Hague, Paris.

福建方言字典

原編者	麥都思
編著者	洪惟仁
發行人	林聰富
出版者	武陵出版有限公司
社址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19巷19號
電話	3638329 • 3630730
傳真號碼	3621183
郵撥帳號	0105063-5
法律顧問	王昧爽律師
地址	台北市羅斯福路二段1號11樓
印刷者	上英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裝訂者	忠信裝訂廠
登記證	局版臺業字第1128號
初版	1993年2月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定價 12000 元

● 珍藏本 200 套 ●

ISBN 957-35-0614-9

ISBN 957-35-0617-3